新闻热线：010—58884102
E—mail：zdd@stdaily.com
科技日报
■责编 翟冬冬
2020年8月21日 星期五

新时代的书展重“书”更应重“展”

玉渊杂谭

胡一峰

网上书店发达的今天，我们还需要实体书店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那么，我们还需要书展吗？答案也是肯定的。毋庸置疑，网络购书有许多便利，比如，书的种类更全，价格更加优惠，而书多价低正是以前书展的卖点。曾几何时，有的书展、书市上常以“十元三本”为号召，甚至论斤卖书，变成了卖书“大排档”。随着网络购书的兴起及其对实体书店的冲击，书展也在悄然转型。2020上海书展再一次表明了这一点。这次书展更加注重读书与生活之间的联系，并以精致的布局努力凸显书展的文化内涵。

诚然，我们不能否认书展的经济职能，出版社和书商利用书展的平台，推广自己的图书，拓宽出版资源，读者以较低的价格买到心仪的书，这些都是书展的题中应有之义。但同时，书展不仅是购书的场所，而且是精神的空间。忙碌的城市生活中，谁不希望拥有一片超越世俗小日子的宁静港湾，让疲惫的心灵得以停泊休憩。这既是当下书展的时代要求，也是富裕起来的当代中国人的美好生活需要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提升书展的精神内涵，把书展办成阅读者的节日，确应成为书展今后的发展方向。

节日化的书展首先要有明确的主题理念。参展的书与人，皆应为此主题而来。确立主题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，同时也提供了筛选入展的标准。毕竟，在出版繁盛的今天，再大规模的书展事实上也无法囊括所有的书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书展主题化是行业深度发展的客观需要。2020上海书展的口号是“我爱读书，我爱生活”，呼吁人们把读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，在阅读中领悟生活的力量和意义。这个口号可谓切中时弊。口号是主题的凝练表达，但主题不仅是一句口号，更应体现为书展活动的组织形式和书展的结构布局。通过有意味地选择图书的种类、内容，划分展览区域，开展阅读活动，布置展区环境等，形成某种互相呼应的链接，从而有效地阐释并直观地呈现一次书展的主题。

书展的主题既要通过参展之“书”来呈现，更应表现为书被“展”出的形式。这就对办展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如果说，以前的书展更重视“书”，那么，当下的书展更应突出“展”。换言之，办好一场书展，不但要选好书，而且应增强策划意识。好的书展必然具有强大的自我阐释能力，在浓浓的书香中释放出人文和艺术的气息。只有这样，当读者在展区之间漫步，捧起一本本小书，品读到的才是书展这本“大书”。

把书展办成一次节日，还意味着提高其仪式化程度。仪式植根于生活又超越生活，作为文化的标识和外衣，它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常中感受到神圣。在买书越来越方便的今天，阅读的内涵也不断丰富，除了获取信息和知识，社交以及群体认同的意义进一步凸显。“人以书聚”已经成为当代阅读文化的重要特征。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，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。对于阅读者而言，逛书展不仅是完成一次图书交易，更如赴一场盛大的文化晚宴。在这片读书人自己的家园里，我们可以与先知前贤隔空对话，也能和当代名家对面而谈，可以邀三五好友坐而论道，也不妨独自一人徜徉书海。这样逛书展既是选书购书，也是更新阅读理念，不仅是知识之旅，还是审美之旅。2020上海书展推出的“作家餐桌计划”，以及为读者提供的“沉浸式阅读体验”都广受好评，正彰显了阅读的社交和审美意义，也说明了阅读对“读书”的超越。

人们常说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回顾过去，各种书展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，走进新时代的书展更应引领时代的阅读风尚，为大家搭建起眺望远方的平台。

宋画第一

桂下漫笔

鲍安顺

宋画第一，乃明代董其昌称之，说的是北宋范宽的《溪山行旅图》，且题跋14字，霍然于此画之上。

几百年间，有许多人说，以画上题跋来推测，那“北宋范中立谿山行旅图董其昌观”，注的是“董其昌观”，而不是“董其昌鉴定”。而对董北苑《龙宿郊民图》与巨然的《雪图》，就清清楚楚写了“董其昌鉴定”几个字。可见，不是定论。也有人说，是董氏的谦卑与敬仰，那是对宋画第一的瞻仰，也是对大师范宽的敬重。

这幅画争议颇多。有人说董的题字不是董其昌所写，董字没有那么差，钦印在董的印谱中无，在他的《画论》里亦未提及。还有人说，是董其昌学生王其敏伪造董之题跋。事实上，此画是董晚年收藏，因年老多病，笔力欠差，也是正常之事。至于后刻钦印，在先写的画论中无，并不奇怪。还有，他学生也不是等闲之辈，无需矫揉造作。

有人质疑，北宋画家范宽的山水画中，几乎没有画水，在古代文献中记录他喜欢画雪，而此画却画了孤峰，还有高山瀑布。如此臆断者，忽视了不能以一画而作概论，评论而定论一幅画真伪，要知道世事纷繁，自然物象千奇百态，大师的绘画艺术也是多彩多变的。

此画，北宋时就流失民间，却有北宋皇室印。几经坎坷，后被明朝收缴，盖有明朝纪察司半印，也是明朝官方收藏书画机关留下的印证。而在元金南宋时期，此画无记载，只留有民间钱勰钦印——“印书之宝”四个字。从官府收藏到民间收藏，留有众多印证，仍无法定论，此画乃范宽所作。

李苦禅弟子李霖灿，曾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，将院藏此画采用网格法搜索，用高倍放大镜放大十陪，终于在隐藏在画面东南角的树丛中霍然寻现范宽二字签名。至此，还有人质疑，在画一角发现范宽两字，一直没此说，还说用大师绰号题名，而不是用范中立正名，有待商榷。其实，范性格宽厚，因而得名范宽，如笔名艺名，不是浑名，完全可以用。另外，米芾《画史》中有“华原范宽”四字绘画落款之说，正是受此启示，李霖灿才悟出了发现隐秘的通途。宋代文人喜欢画里藏字，如果有人故意作伪，那范宽二字没有必要做得不露痕迹，会把字写在最显眼的地方。这样隐字，也是防伪绝招，如果赝品，就可以不攻自破，原形毕露。

范宽生性豪爽狂放，且嗜酒，不受世事拘束，也不爱功名，心醉高山茂林之间，所以最适合创作巨幅山水，而且自成一家。他挣来范“宽”的名号，正是心胸豁达，浩然襟怀，就像他的千古名句：“师古人不如师造化，师造化不如师心源。”宋人雅趣，对范宽视觉刺激的雄奇险峻，用笔强健有力的皴多雨点、豆瓣、钉头，有众多异议。米芾认为范宽用墨过浓，“土石不分”，是其缺点，但正是他独有风格。苏轼虽推崇范宽，却觉得其画“微有俗气”，与古代中国文人淡雅风格略有不符。

此画未入中国传世十大名画之列，却被称为“宋画第一”。可以肯定，不仅是画卷艺术境界至高，影响之大，而是范宽绘画技法有传承精神，他突破与创造的另辟蹊径，赋予他如此佳誉。可以说，与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和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相比，此画豪不逊色，范宽不仅仅是中国绘画史上大师级人物，也曾被美国《生活》杂志评为“上一千年对人类最有影响的百大人物”第59位，居曹雪芹和居里夫人之前。后世学人，将范宽与李成、董源二人合称“宋三家”，之后的“元四家”、明朝唐寅，以至清朝“金陵画派”和现代的黄宾虹等大师，都受到范宽画风影响，并将他的绘画视为典范。

《溪山行旅图》，北宋范宽绘。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，绢本，206.3厘米X103.3厘米。

不可或缺的失败

字里行间

尼 三

玩电子游戏带给人什么？或者说，游戏给人的乐趣中，不可缺少的是什么？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回答。杰斯珀·尤尔所著的《失败的艺术——探索电子游戏中的挫败感》提供的答案是失败！作者说，“失败是游戏乐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”，并举例说，“如果我们发现学习开车很容易，我们不一定会感到失望，但如果游戏太简单，我们就会感到失望”。这个答案有些意外，细想起来，确实说出了我们在玩游戏时日用而不知的感受，促使人认真思考失败在游戏中的意义，以及我们在游戏体验中形成的关于失败的那些看法。我想，这正是《失败的艺术》这本书主要的价值所在。

对于游戏设计师而言，这本书可以帮助思考“正确的”游戏难度究竟是什么样的。日常经验告诉我们，太难或者太简单的游戏，会让人觉得毫无挑战或挫败感太强，用户黏性都不会太好。而那些让人觉得需要努力才能通关，并承诺只要足够的尝试和训练就能够通关的游戏，更容易让人产生玩一把、再玩一把、还想玩一把的连续冲动。如书中所言“玩家喜欢失败，但是不要太多”。

设计者对难度之“度”把握得越好，游戏的魅力也就越大，这就是游戏设计师所谓的平衡性。如果我们认同游戏是一种作用于人的心理和情感世界的艺术形式，那就能理解平衡性在游戏创意和设计中的核心位置。它直接关系到玩家对游戏最基础的评价。

对于玩家而言，阅读这本书有助于正确理解游戏中的失败。现在，游戏的学习功能正在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承认。而学习失败是其中重要的内容。书中说“尽管我们也许不喜欢失败，但是失败是整体游戏体验的组成部分，是一种激励因素，一个能帮助我们在玩游戏的同时重新考虑我们策略深度的东西，一个明确的证明——当我们最终克服它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取得了进步。失败会带来一些积极的东西，但是同样会伴随着痛苦或者至少是不愉快。这是游戏的双重性质，即‘快乐与痛苦交织’。”

各种体育运动和文艺活动，实际上也以虚拟、模仿的方式提供着“失败历练”，帮助人们学会失败。宽泛地讲，体育运动和文艺活动都可以视为一种游戏，然而，在电子游戏特别是大型网络游戏没有问世之前，人们无法获得广泛、完整而直观地学习失败的可能。正因为游戏带给人的是“第一人称角度的失败”，感受也就更加真切，从失败学习也就更加深刻。

在我看来，本书还有一种意义，即为理性研究网络游戏提供了新的视角。这些年，中国正在成为名副其实的网游大国，游戏正在广泛而快速地融入我们的生活。对于这一事实，人们或许欣喜或许担忧，但不管怎么样，都应正视并给以科学的态度研究之。

《失败的艺术》启发人们，无论是致力于更多地发挥游戏的学习功能，还是真实地理解被游戏所改变的一代，都不能忽视失败在游戏中的意义。而如果从游戏本体来看，对游戏中挫败感的探究，则可能为分析游戏的艺术属性找到新的入口，毫无疑问，这也正是建设中国游戏学的一个入口。因此，从这本书出发，我们不妨期待更多立足于中国网游设计生产与玩家体验失败的研究，进而推动中国游戏研究的更多进展。

摄手作

夏日记忆

（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）

福邻摄

七月食瓜，八月断壶

物种笔记

刘琪瑞

老家的南园上，母亲春天点了几窝葫芦，到了盛夏，一只只碧绿绿、毛茸茸的葫芦从枝叶间垂挂下来，荡荡悠悠的，煞是喜人，它们摇呀摇呀，把和爽的风儿摇成了绿色，把山清水秀的家园摇成了乡愁。

葫芦在乡间极普遍，属葫芦科、葫芦属，一年生攀援草本植物，清明前后播种，经了几场甘霖，一棵秧儿绽发出藤蔓，沿着短墙、篱笆攀爬而上，生发出带着软毛的叶子和长长的须子，开出白灿灿的花朵，不经意间绽露出一只只小巧的毛葫芦，像一个个捉迷藏的孩子，躲在浓绿的叶蔓间偷笑。到了秋天，那些长圆的或扁球形、哑铃状的葫芦渐显木质化，这时节乡人即可采摘下来，制作用具或工艺品。

葫芦古称“瓠”“匏”“壶”。《诗经》多有提及，如《国风·邶风》云：“匏有苦叶，济有深涉。”《卫风·硕人》里形容美女称“齿如瓠犀”。《国风·豳风·七月》说：“七月食瓜，八月断壶。”《小雅·南有嘉鱼》云：“南有樛木，甘瓠累之。”葫芦嫩时可食，有甘、苦之分，古人认为，甘者叫“瓠”，苦者叫“匏”。元代王祯《农书》中说：“匏之为用甚广，大者可煮作素羹，可和肉煮作荤羹，可蜜前煎作果，可削条作干。”又说：“瓠之为物也，累然而生，食之无穷，烹饪咸宜，最为佳蔬。”可见古人是把葫芦作为瓜菜食用的。

葫芦亦称“壶”“壶卢”，在甲骨文中或其繁体“壶”，皆为葫芦之象形字，这说明葫芦很早即是人们得心应手的天然容器。成熟的葫芦可制作多种生活用品，如盛具、酒壶、茶具。记得小时候，到了老秋，葫芦长成了个儿，长圆肚儿圆滚滚、白亮亮，母亲把它们摘下来晾得干爽，用一把小油锯，哧溜哧溜开出两个瓢来，掏掉瓤子，钻个眼儿，系个系儿，即可当作生活用具。长把儿的当水瓢，舀老井水也舀山溪水，那水裹着葫芦的清甜，吃起来美着呢！短把儿的，留着舀粮、舀米、盛饭，灵巧轻便，透着清爽的山野气息。村中老者还可做成酒葫芦，装满醇香的老酒，荡悠悠挂在腰间，下田做活或赶集上店，摸出来“吱儿”抿一口，解乏累、添气力。

葫芦者，福禄也。在中华传统文化中，葫芦谐音“福禄”，它外形圆润饱满，肚大能容，万千福禄盛于一壶，代表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相传古人新婚之夜，把葫芦一剖为二，用红绳将两瓢瓢柄相连，用以盛酒，夫妇同饮，表示从此连为一体，名为“合卺”，和现在婚礼上新人喝“交杯酒”是一个意思。传统年画或贺寿画中，铁拐李、福禄寿三星、太上老君腰间或杖头，都飘荡着一只金光闪亮的葫芦。

葫芦品种繁多，人们可培育出许多奇形怪状的花样葫芦，通过绾结、雕刻、烫烙、彩绘、油漆、针刻、押花等多种技法，制作成千姿百态、丰富多彩的葫芦工艺品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叹为观止。

不仅如此，葫芦还是一味中药，其花、蔓、须、瓤、籽、壳均可入药。葫芦花、蔓、须，味甘性平，无毒。在古代，葫芦还被用来盛药，因为它有很强的密封性，容易保持药物的干燥，使药物不易变质。民间即有“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”的说法，说明葫芦早就有装药之用。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》及晋代葛洪的《神仙传》里，记载了神仙壶翁教汝南人费长房学道，以药葫芦医病救人的故事，是为“悬壶济世”之典故。古代行医者无论走到哪里，身上都背着金色葫芦，如唐代药王孙思邈出外采药、行医时，腰间必挂一个药葫芦，表明其悬壶济世、造福百姓的宏愿。

两千多年前的机巧之慧

科学史话

陈 静

最近，一位中国的老木匠阿木爷爷在网络走红，他在视频中展现了自己精湛的木工手艺，不用钉子和胶水，而是用传统的榫卯技艺徒手打造了将军案、苹果锁、拱桥、运动的小猪佩奇等物件，获得了国内外无数网友的称赞，被网友们称为“当代鲁班”。

说到鲁班，相信在中国，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他。鲁班是我国历史上的能工巧匠，在农业工具、木工工具、土木建筑等方面有着丰富的发明创造，是工匠们的祖师爷、建筑业的鼻祖。

鲁班的发明创造十分丰富，而且有些发明创造带有传奇色彩，所以有些人认为鲁班只是传说中的人物，但在《墨子》《孟子》《吕氏春秋》等先秦古籍中，就有关于鲁班的记载。这些记载虽然有的只有只言片语，有的稍显碎片化，有的带有明显的传奇色彩，但却证明了鲁班是真实的人物无疑。从这些古籍中，我们可以知道，鲁班大约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。他姓公输，名般，所以被称为公输般、公输子，又因为古时候“般”和“班”同音，可以通用，加上他是鲁国人，所以人们也常称他为鲁班。汉代的赵岐在给《孟子·离娄》中的“公输子”作注时，就写道“公输子，鲁班，鲁之巧人也”。也有人认为鲁班和公输般并不是同一个人，比如晋人葛洪在《抱朴子·辨问篇》中说：“班（鲁班）、输（公输般）、倕（黄帝时巧人）、狄（墨翟）机械之圣也。”就把鲁班、公输般看作是两个人。

《墨子》是最早记载鲁班事迹的古籍，根据《墨子·公输》的记载，大约在公元前450年，楚国请鲁班制造了云梯，准备用来攻打宋国。墨子知道之后，从鲁国出发，走了十日十夜，来到宋国，制止了这一行为。墨子先是和鲁班讲道理，告诉他帮助楚国攻打宋国会导致很多百姓的伤亡，鲁班这样一个崇尚道义的人不应该做出这样不仁义的事情。鲁班被说服之后，为了让楚王放弃攻打宋国，墨子又和鲁班进行了一场攻城和守城的演习。鲁班所有的巧妙的攻城战术都被墨子完美地化解了，而且墨子告诉楚王，即使自己被杀，自己的学生也已经拿着他的守城器械，在宋国等着楚国进攻了。

在这场和墨子的较量中，鲁班处于下风。但经过这件事情，墨子反对为战争制造武器，主张制造实用生产工具的思想影响了鲁班，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巧思投入到其中，发明创造了各种实用的农业工具和木工工具。所以，见于记载和传说中的鲁班的发明创造十分丰富，但鲁班创造的兵器却相对较少，除了《墨子·公输》中提到的云梯，还有就是《墨子·鲁问》中提到的钩强。

农业工具方面，《世本》记载鲁班制作了石磨，明代罗颀所著的专门介绍我国古代先民发明创造的著作《物原》说他发明了砻（去掉稻壳的工具，形状像磨，多用木料制成）、磨、碾子，《古史考》记载鲁班制作了铲。

木工工具方面，《物原》记载鲁班制作了钻（矫正木材弯曲的工具）、隐括（矫正木材邪曲的器具），曲尺、墨斗、锯子也被认为是鲁班发明的，其中曲尺还被称为“鲁班尺”。

除了发明工具，在土木建筑领域的发明传说中，鲁班对榫卯的运用也非常有影响力，相传鲁班为了测试儿子是否聪明，以六根木条为材料，用榫卯技术制作了一件可拆可拼的玩具，被人称为“鲁班锁”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则记载了襄陵县有座木桥，名为飞虹桥，不见斧凿痕迹，应该也是用榫卯技术制作而成，人称“鲁班桥”。到了明代，我国唯一一部民间建筑营造的典籍，被命名为《鲁班经》，在木匠、工匠中广为流传，一直流行到清代。

此外，鲁班还制作过一些仿生机械。《墨子·鲁问》就说鲁班制作过一只木鸟，不仅能够乘风飞上天空，而且能够长时间不降落。此外，鲁班还在木车马上设计过机关，使他们能够行走自如。

鲁班不仅善于巧思，而且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，并将从这些事物中得到的启发运用在发明创造上。相传他发明锯子，是得益于他爬山的时候，手掌被一棵草划破，仔细观察之后，他发现这棵草的叶子两边有小齿，于是他就模仿这棵草的叶子制作了伐木用的锯。此外，相传鲁班制作木鸟，也是从天空中飞翔的鸟儿身上得到了启发。

除了自身的聪慧，善于观察与发现，鲁班的母亲也对他的发明创造有过帮助。相传鲁班在做木工活时，每次用墨斗放线的时候，都需要母亲帮忙拉住线的一端。为了能独立操作，鲁班反复进行探索、试验，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——在线头上栓一个小弯钩，放线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小弯钩钩住木头的一端，代替用手拉线。后世木工为了纪念这个创造，就把小弯钩叫做“班母。”

妻子也为鲁班的创造发明提供过启发。根据《玉屑》的记载，鲁班的妻子也是个能工巧匠，她发明了伞。相传最初，鲁班在刨木料的时候，需要妻子帮忙扶住木料，后来他就制作了一个卡口，刨木料时用它来顶住木头，这样就不用妻子帮忙了。为了纪念鲁班的妻子，工匠们就把这个卡口称为“班妻”。

鲁班对建筑的质量也颇为重视。在古代，上梁（指安装建筑物屋顶最高一根中梁）是建房中一个重要环节，传说很多人都请鲁班来上梁，鲁班每次都十分注重细节，严格把关，保证梁与梁之间严丝合缝，浑然一体。

两千多年以来，人们一直传颂着鲁班发明创造的故事，鲁班的奇思妙想与高超技艺不断被神化，成为一个智慧大师、能工巧匠的形象被世人敬仰。在今天，他对我们的社会依然有着极大的影响，由中国建筑业联合会颁发的建筑质量最高奖被称作“鲁班奖”（全称为“建筑工程鲁班奖”），这个奖是中国建设工程质量的最高荣誉奖。鲁班善于观察，不断探索、实验，精益求精的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学习、借鉴。

作者系济南中华文化学院（济南社会主义学院）讲师